

宋槧太平御覽



153
403
46



13
403
46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八十一

兵部十二

撫士下

唐書曰太宗征遼車駕次遼澤下詔曰日者隋師渡遼時
非天贊從軍士卒骸骨相望遍於原野良可哀歎掩骼之
義抑惟先典其令並收葬之
又曰建中三年田悅攻臨洛守將張仵以軍士連戰已苦
府藏已竭私產亦罄而賞之不賙乃飾其愛女出示於眾
曰室家所有一女而已請估而給焉軍中感之曰願以一
死鬪不敢言賞遂大破之
又曰馬燧既敗田悅以功加右僕射先戰燧誓於軍中戰
勝請以家財行賞既戰盡其私積以頒將士上聞而嘉之
乃詔度支出錢五萬貫行賞還其家財尋加魏博招討使



新金圖



此係明治
八年八月
山田一人
郎君田一
所購資

又曰李晟以神策軍討朱泚時神策軍家族多陷於泚晟家妻子僅百口亦同陷泚左右或有言者晟曰乘輿何在而敢言家乎泚又問日使人至晟軍則晟小吏王無忌之婿也因無忌以謁晟且曰公家無恙城中有書問以此誘晟晟怒曰爾敢爲賊傳命耶立斬之時轉輸不至盛夏軍士或衣裘褐晟必同勞苦每以大義奮激士皆涕流感悅卒無離叛者於是軍士皆角力馳騎超踰爲戲晟知可用又曰德宗在梁州山南地偏及夏尤熱將士未給春服上亦御袂服以視朝左右請御衫上曰將士從我者冬服未易我豈可獨衣衫乎將士聞之無不感涕至五月諸道財賦稍至先令給將士衣服而後御衫

又曰李光顏爲陳許節度使曾討吳元濟詔光顏以本軍獨當一面光顏性忠義善撫養士卒士卒樂爲用每戰甚

苦及賊將鄧懷金以鄆城兵三千人降光顏益堅平賊之志時韓弘爲汴帥驕矜倔強常恃賊勢索朝廷姑息且惡光顏力戰陰圖撓屈計無所施遂舉大梁城求得一美婦人教以歌舞絃管六博之藝飾之以珠翠金玉衣服之具計費凡數百萬命使者送遺光顏翼光顏一見悅惑而怠於軍政也使者卽賫書先造光顏戰壘曰本使令公德公私愛憂公暴露欲進一妓以慰公征役之思謹以候命光顏曰今日已暮明旦納焉誥朝光顏乃大宴軍士三軍咸集命使者進妓妓至則容止端麗殆非人間所有一座皆驚光顏乃於座上謂來使曰令公憐光顏離家室久捨美妓見贈誠有以荷德也然光顏受國恩深誓不與逆賊同生日月下今戰卒數萬皆棄妻子蹈白刃光顏奈何獨以女色爲樂言訖涕泣嗚咽堂下兵士數萬皆感激流涕乃

厚以縑帛酬來使俾令領其妓自席上而迴仍謂使者曰
爲光顏多謝令公光顏事君許國之心死無貳矣明日遂
大戰兵士無不一當百終殄蔡孽光顏功最居多

又曰令狐楚爲汴州刺史汴軍素驕累逐主帥前使韓弘
兄弟率以峻法繩之人皆偷生未能革志楚長於撫理前
鎮河陽代烏重胤重胤移鎮滄州以河陽軍三千人爲牙
卒咸不願從中路叛歸又不敢歸州聚於境上楚初赴任
聞之乃疾驅赴懷州潰卒亦至楚單騎喻之咸令囊弓解
甲用爲前驅卒不敢亂及蒞汴州解其酷法以仁惠爲治
去其太甚軍民感悅翕然從化後竟爲善地

又曰柳公綽鎮鄂州時吳元濟叛公綽請討之鄂軍旣在
行營公綽時令左右省問其家如疾病養生送死必厚廩
給之軍士之妻冷容不謹者沈之于江行卒相感曰中丞

爲我輩知家事何以報效故鄂人戰每尅捷

又曰鄭從讜爲北都留守舊府城都虞候張彥球者前帥
令率兵三千逐沙陁於百井中路而還縱兵破鑰殺故帥
康傳圭及從讜至搜索其魁誅之知彥球意善有方略召
之開喻坦然無疑悉以兵柄委之

又曰烏重胤爲長帥赤心奉上能與下同甘苦所至立功
未嘗矜伐而善待寮佐體分周密曲盡禮敬故當時名士
咸願依焉歿數日有軍士二十餘人皆割股肉以祭重胤
古之良將無以加也

三國典略曰北齊斛律光雖居大將未嘗戮人軍士未安
終不入幕寒不服裘夏不操扇所得果糒徧分麾下號令
不過數句言皆切要每戰居險爲士卒先有士卒中盡親
嘗其唾三軍感之樂爲致命

戰國策曰魏以吳起為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設
 席行不騎乘親羸糧與士分勞羸音盈卒有病疽者吳起為
 吮疽音土卒母聞而哭之或謂之曰母子卒也而將軍自吮
 其疽何哭矣母曰非然也往年吳公吮其父父戰不旋踵
 遂死於敵今又吮此子妾不知其所死處矣是以哭之於
 是擊秦拔其五城

呂氏春秋曰勾踐苦會稽之耻欲深得民心必致死於吳
 有酒流之江與人同飲有甘肥不分不敢食

又曰昔秦繆公乘馬而車為敗右服失而野人取之四馬

馬在中為服詩曰兩服上襄兩馬在邊為驂繆公自往求焉見野人方將食之

於岐山之陽繆公笑曰食駿馬之肉不還飲酒余恐其傷
 汝也徧飲而去之處一年為韓原之戰晉人已環繆公之
 車矣晉梁由靡已扣繆公之左驂矣扣晉惠公之右路石

奮投而擊繆公其甲之扞者已六扎矣扞者配隕也野人

之嘗食馬肉者三百有餘人畢力為繆公疾鬪於車下遂
 大克晉反獲惠公以歸此詩所謂君子正以行德愛人則
 寬以盡其力人主胡可不務行德愛人行德愛人則民親
 其上皆樂為其死

符子曰秦穆公伐晉及河將勞師而醪唯飲一鍾蹇叔曰
 一米可投河而釀也穆公乃以一醪投河三軍醉矣

三略曰夫將之為帥者必同滋味共安危人有遺一簞之
 醪者使投諸河令士眾向流而挹之夫一簞之醪不能味
 一河然而三軍之士思為之死者何也以滋味及已也

又曰用兵之要在於崇禮而重祿崇高也祿崇禮則賢士
 至重祿則戎士輕死賢士至謂若燕禮郭隗而樂毅之徒
 又曰良將之統軍也恕己活人推惠施恩士力日親戰如

風發攻如河決

淮南子曰古人善將者必以其身先之暑不張蓋寒不被裘所以均寒暑也險隘不乘上陵必下所以齊勞佚也軍食熟然後敢食軍井通然後敢飲所以同飢渴也合戰必立矢射之所及以其安危也故良將之用兵也常以積德擊積怨以積愛擊積憎何故而不勝主之所求於民者二求民為之勞也欲民為之死也民之所望於主者三飢者能食之勞者能息之有功者能德之民已償其二責而失其三望國雖大兵猶且弱也

又曰苦者必得其樂勞者必得其利斬首之功必全死事之後必賞死事以軍事死四者既信於民矣主雖射雲中之鳥而鈞深淵之魚彈琴瑟聲鍾竿鈞六博致投高壺兵猶且強令猶且行也是故上足仰則下可用也德足慕

則威可立也

又曰上視下如子則下事上如父上視下如弟則下事上如兄夫上視下如子則必王四海下事上如父則必正天下上視下如弟則不難為之死下事上如兄則不難為之亡是故父子兄弟之寇不可與鬪者積恩先施也故四馬不調造父不能以致遠弓矢不調羿不能以必中君臣乖心則孫子不能以應敵孫子名武吳王是故內脩其政以積其德外塞其醜以服其威察其勞佚以知其飽飢故戰日有期視死若歸故將必與卒同甘苦共飢寒故其死可得而盡也

說苑曰楚莊王賜羣臣酒多燈燭滅乃有人引美人衣者美人援絕其冠纓告王曰今者燭滅有引妾衣者妾援得其冠纓持之趣火來上視絕纓者曰賜人酒使醉失禮奈

何欲顯婦人之節而辱士乎乃命左右曰今日與寡人飲不絕冠纓者不懽羣臣百有餘人皆絕去其冠纓而上火卒盡懽而罷居二年晉與楚戰有一臣常在前五合五獲首卻敵卒得勝之莊王怪而問曰寡人德薄又未嘗異于子何故出死不疑如是對曰臣當死往者醉失禮王隱忍不暴而誅也臣終不敢以蔭蔽之德而不顯報王也常願肝腦塗地用頸血濺敵久矣臣乃夜絕纓者也遂斥晉軍楚得以強此有陰德者必有陽報也

又曰平原君既歸趙楚使春申君將兵救趙魏信陵君亦矯奪晉鄙軍往救趙未至秦急圍邯鄲邯鄲急且降平原君患之甚邯鄲傳舍吏子李談謂平原君曰君不憂趙亡乎平原君曰趙亡卽勝虜何爲不憂李談曰邯鄲之民炊骨易子而食之可謂至困而君之後宮百數婦妾荷綺縠

廚糧餘梁肉士民兵盡或剡木爲矛戟而君之器物鍾磬自恣若使秦破趙君安得有此使趙而全君何患無有誠能令夫人以下徧於士卒閒分功作之家所有盡散以饗士方其危苦時易惠耳於是平原君如其計而勇敢之士三千人皆出死因從李談赴秦軍爲卻三十里亦會楚魏救至秦軍遂罷李談死封其父爲侯

列女傳曰楚子反攻秦軍絕糧使人請於王因問其母母問使者曰士卒無恙乎使者曰士卒分菽粒而食之又問曰將軍無恙乎對曰將軍朝夕芻豢黍粱子反破秦軍而歸母閉門不內使數之曰子不聞越王勾踐之伐吳耶客有獻醇酒一器者王使人注上流使卒飲下流味不加喙而士卒戰自五也異日又有獻一囊糒王又使以賜軍士分而食之甘不踰隘而戰自十也今士卒分菽粒而食之

子獨朝夕芻豢何也

而士卒雖自正出異凡又下獄一養辭正又動其器車士亦趨而戰一器者至其入也士其外卒類不益其不戰也
曰欲軍勝者備其器車士卒亦趨而戰一器者至其入也士其外卒類不益其不戰也
四外亦自正出異凡又下獄一養辭正又動其器車士亦趨而戰一器者至其入也士其外卒類不益其不戰也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八十一

勢至秦軍必勝李將軍其父欲也
三千人皆出而戰其器車士卒亦趨而戰一器者至其入也士其外卒類不益其不戰也
七次其武苦使兵車其器車士卒亦趨而戰一器者至其入也士其外卒類不益其不戰也
自亦得身其器車士卒亦趨而戰一器者至其入也士其外卒類不益其不戰也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八十二

兵部十三

機略上

孫子曰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正者當敵奇兵故善奇者

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海終而復始日月是也死而更生

四時是也故聲不過五五聲之變不可勝聞色不過五五

色之變不可勝觀味不過五五味之變不可勝嘗以喻奇

也戰數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也奇正相生如循

環之無端孰能窮之哉激水之疾至於漂石者勢也鷲鳥

之擊至於毀折者節也發起討擊敵也是以善戰者其勢險險猶

其節短短近勢如彍弩節如發機在度不遠紛紛紜紜亂

而不可亂旌旗亂也示敵者渾渾沌沌形圓而不可敗也

車騎轉形圓者出入有道齊整

左傳曰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旃而䟽陣之使乘車者左實右偽以旃先與曳柴而從之以揚塵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脫歸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曰烏烏之聲樂齊師其遁邢伯告中行伯曰有班馬之聲齊師其遁邢伯楚中又曰吳從楚師及清發將擊之夫槩謂王曰困獸猶鬪況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蔑有鬪心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楚人為食吳人及之奔食而從之

又曰鄭人侵衛牧以報東門之役衛人以燕師伐鄭鄭將祭足原繁泄駕以三軍軍其前使曼伯子元潛軍軍其後燕人畏鄭三軍而不虞制人鄭二公子以制人敗燕師于北制君子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

又曰宋襄公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未盡水也司馬子魚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陣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擒二毛二毛頭白有勝寡人雖亡國之餘宋商紂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君未知戰勅敵之人隘而成列天贊我也勅強也言楚在險隘不得陳列天所以佐也宋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雖因阻擊之且今之勅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者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今之勅者之稱也胡者元老明耻教戰求殺敵也明設刑戮以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言尚能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言苟不欲傷殺敵人二軍以利用也為利與也金鼓以聲氣也鼓以佐士衆之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儻可

也僥巖未整陣也僥音讓通

又曰越伐吳吳子禦于笠澤夾水而陣越為左右勾卒勾卒伍伍相著別為左

之越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師大亂遂敗之右屯也勾音鈞

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吳師分以禦

又曰吳子闔廬問於伍員曰初而言伐楚余知其可也而

恐其使余往也又惡人之有余之功也今余將自有之矣

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眾而乖莫適任患適音適若為三師

以肄焉肄猶勞也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

道弊罷弊於道亟肄以罷之亟數也音器多方以誤之既罷音疲

又曰吳子闔廬問於伍員曰初而言伐楚余知其可也而

恐其使余往也又惡人之有余之功也今余將自有之矣

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眾而乖莫適任患適音適若為三師

以肄焉肄猶勞也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

道弊罷弊於道亟肄以罷之亟數也音器多方以誤之既罷音疲

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楚於是乎始病終

於吳師入郢郢都也

又曰吳伐越越子勾踐禦之陣于攜李攜將遂切勾踐患吳之

整也使死士再擒焉不動使敢死之士往輒為吳師所擒

使罪人三行屬劍於頸以劍注頸而辭曰二君有理理軍

臣于旗鼓犯軍令也不敏於君之行前不敢逃刑將歸死遂自

剄也師屬之目越子因而伐之大敗吳師

又曰楚子圍宋晉侯將救之大夫先軫日報施救患取威

定霸於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婚於衛若伐曹

衛楚必救之則未免矣從之而解

又曰晉楚戰于城濮楚將子玉從晉師晉師陣于莘北晉

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

日必無晉矣闔廬申將左闔勃將右晉裨將胥臣蒙馬以

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陳蔡屬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旆大旆也又建二旆而欒枝使輿曳柴而偽遁起柴許為楚師馳之原軫鄰湊以中軍公族橫擊之公族公所狐偃以上軍夾攻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晉師三日館穀館舍也食楚軍穀三日也

又曰楚將鬬廉帥師及巴師圍鄆音憂鄆將養甥聃聃音甥帥師救鄆三逐巴師不克鬬廉衡陣其師於巴師之中以戰而北衡橫也分巴師為二部鬬廉橫陣鄆人逐之肯巴師而夾攻之楚師偽走鄆師逐之肯巴師鄆師大敗鄆人宵潰宵夜

又曰晉師伐秦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
又曰楚師伐吳鍼音針尹固與王同舟王使執燧象以奔吳師燒火燧繫象尾使赴吳師驚卻之鍼職深切

又曰時邾人城翼翼邾邑也還將自離姑離姑邾邑也從離姑則道經魯之武城也

大夫公孫鉏曰魯將禦我欲自武城還循山而南至武城而還依

武城鉏助魚切大夫徐鉏丘弱茅地二子邾大夫曰道下遇雨

而將不出是不歸也謂此山遂自離姑武城過武城人塞其

前以兵塞斷其後之木而弗殊邾師過之乃推而蹶之遂

取邾師推土追切

又曰晉將陽處父侵蔡音甫楚將子士救之與晉師夾泚

而軍泚直處父患之使謂子上曰吾聞之文不犯順武不

違敵子若欲戰則吾退舍子濟而陣欲避楚使度遲速唯

命不然紓我紓緩老師費財亦無益也乃駕以待子上欲涉

大孫伯曰不可晉人無信半涉而薄我悔敗何及不如紓

之乃退舍楚退欲陽子宣言曰楚師遁矣遂歸楚師亦歸

太子商臣譖子上曰受晉賂而避之楚之恥也罪莫大焉

王殺子上

戰國策曰秦伐趙趙以趙奢之子代廉頗為將拒秦將王
齧於長平齧音恨勿切秦王聞之乃陰使武安君白起為上將
軍而王齧為裨將軍令軍中有敢泄武安君者斬馬服子
至則出兵擊秦軍秦軍佯敗而走張二奇兵以劫之趙軍
逐勝追造秦壁秦壁堅距不得入而秦奇兵貳萬五千人
絕趙軍又一軍五千騎絕趙壁間趙軍分而為二糧道絕
而秦出輕兵擊之趙戰不利因築壁堅守以待救至秦王
聞趙食道絕王自之河內賜民爵各一級發年十五以上
悉詣長平遮絕趙救及糧食至九月趙卒不得食四十六
日皆內陰相殺食來攻秦壘欲出為四隊四五復之不能
出其時馬服子卒自相搏戰秦軍射殺之軍大敗卒二十
餘萬人降皆坑之

又曰燕軍大破齊國齊將田單守卽墨卽士卒可用乃身
操板插與士卒分功妻妾編行伍之間盡散飲食饗士令
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遣使約降於燕燕軍皆呼萬
歲田單又收人金得千鎰令卽墨富豪遺燕將曰卽墨卽
降願無虜掠吾族家妻妾令安堵燕將大喜許之燕軍由
此益懈田單出擊軍大敗之
又曰燕師伐齊已下七十餘城圍卽墨未下齊將田單乃
收城中得千餘牛為縫緇衣畫以五綵龍文束兵刃於其
中角而灌脂束葦於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
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軍燕軍夜大驚牛尾炬
火光明炫燿燕軍視之皆龍文所觸盡死傷五千人因銜
枚擊之而城中鼓譟從之老弱者皆擊銅器為聲聲動天
地燕軍大駭敗走而齊七十餘城皆復為齊

又曰燕將騎劫攻齊卽墨齊將田單拒守乃宣言曰吾唯懼燕軍之劓所得齊卒置之前行與我戰卽墨敗矣燕人聞之如其言城中人見齊降者盡劓皆怒堅守唯恐見得田單又縱反間曰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戮先人可爲寒心燕軍盡掘壟墓燒死人卽墨人從城上遙見皆涕泣其欲出戰怒皆十倍因大敗燕

又曰魏趙相攻齊將田忌引兵救趙孫臏曰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捲丘負救闕者不搏擲音載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爲解耳今魏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竭於外老弱罷於內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據其衝路衝其方虛彼必釋趙而自收弊於魏也田忌從之直走大梁魏師遂退

又曰齊孫臏謂齊王曰凡伐國之道攻心爲上務先伏其心今秦之所恃爲心者燕趙也當收燕趙之權今說燕趙

之君勿虛言空辭必將以實利以回其心所謂攻其心者也

史記曰秦伐韓軍於闕與趙王召趙奢而問可救不對曰道遠險狹譬兩鼠鬪於穴中將勇者勝王乃命救之秦軍武安西鼓噪勒兵武安屋瓦盡震趙奢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秦閒來入奢善食而遣之閒還報曰去國三十里而不行秦將大喜秦閒去趙奢卷甲而趨之軍士許歷曰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陣以待之先據北山上者勝奢許諾卽以万人趨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奢縱兵大破秦軍解闕與之圍

又曰李廣軍敗爲匈奴生得佯死騰上胡兒善馬抱兒南馳以故得脫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八十二
史記曰李將軍擊匈奴於祁連山北
 上春探與大將軍擊匈奴與之關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八十三
史記曰韓信伐趙引兵未至井陘口三十里
 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間道
 草山而望趙軍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八十三
 兵部十四 機略二

史記曰韓信伐趙引兵未至井陘口三十里選輕騎二千
 人人持一赤幟從間道草山而望趙軍如淳曰草音蔽也
 日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幟乃
 使萬人先行背水陣趙軍望見大笑平旦信建大將旗鼓
 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於是信張耳奔旗
 鼓走水上軍水上軍開入之復疾戰趙果空壁爭漢旗鼓
 逐韓信張耳韓信張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信出奇
 兵二千騎候趙空壁逐利則馳入趙壁皆拔趙旗立漢赤
 幟二千趙軍不能得信等欲歸還壁壁皆漢赤幟而大驚
 以謂漢皆已得趙王將矣兵遂亂遁走於是漢兵夾擊大

破虜趙軍斬成安君泚水上徐廣曰擒趙王歇信諸將問泚音遲信曰兵法右背山陵左前水澤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陣臣等不服然竟以勝此術何也信曰此兵法不日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此所謂驅市人而戰其勢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為戰今予之生地則皆走寧尚可

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曰善非所及也

又曰越與吳戰敗范蠡獻吳粟十萬斛而蒸之吳言粟好盡付民種之不生明年大饑越遂伐吳滅之

又曰天下兵起沛公西入武關欲以二萬人擊秦豈關下軍張良曰秦兵尚強未可輕也臣聞其將屠者子賈豎易動以利願且留壁使人先行為五萬人具食益張旗幟諸山之北為疑兵令酈食其持重寶啗秦將貪而忽名秦將可貨以賂秦將果畔欲連和俱西襲咸陽沛公欲聽之良曰此獨其將欲

叛士卒恐不從不從必危不如因其懈怠擊之沛公乃引兵擊之秦軍大破

又曰項籍圍漢王於滎陽漢將紀信詐降以故漢王得出走人關收兵欲復東表生說漢王曰漢與楚相距滎陽數歲漢常中困願君王出武關項羽必引兵南走王深壁令滎陽成臯閒且得休息使韓信等平河北趙地連燕齊君王乃復走滎陽未晚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漢得休息復與之戰破楚必矣漢王從其計出軍宛葉間與黥布行收兵項羽聞漢王在宛果引兵南漢王深壁不與戰終以此弊楚

又曰漢王至南鄭諸將及士卒皆歌思歸韓信說漢王曰項羽王諸將之有功者而獨居南鄭是迂也軍吏士卒皆山東之人日夜跋而思歸及其鋒而用之可以有大功天

下已定人皆自寧不可復用不如決策東嚮爭權天下漢王從之終滅項籍

又曰楚漢相持項羽自擊漢將彭越於梁令其將大司馬曹咎守成皐漢將挑楚軍咎度汜水戰漢將侯半涉擊大破之

又曰漢王與韓信彭越期會擊楚軍至固陵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謂張良曰諸侯不從約奈何對曰楚兵且破信越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分天下今可立致不能即事未可知君王能自陳已東傳海盡與韓信睢陽以北至穀城與彭越使各自為戰則楚易敗也乃發使者告韓信彭越皆報請今進兵並至垓下遂破項籍軍

又曰漢王與諸侯兵共擊項羽決勝垓下韓信將三十萬自當之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漢王在後絳侯柴將軍

在漢王後項羽之卒可十萬韓信先合不利卻孔將軍費將軍縱楚兵退信復乘之大敗垓下

又曰破項羽於垓下羽兵尚眾漢兵圍之皆為楚歌楚人久苦征戰因敗思歸遂潰通典曰斯亦攻心之機也

又曰漢王遣將韓信擊魏魏王盛兵蒲坂塞臨晉信乃益為疑兵陳船欲度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銜度軍以木罌如罌也罌以度軍無船且尚密也罌同襲安邑虜魏王豹

又曰吳王濞反濞正備反漢將周亞夫率師禦之壁於下邑吳師奔壁東南亞夫備西北吳師果以精兵奔西北不得入大敗

漢書曰先零音罕并音二種羌皆解仇合黨為寇漢將趙充國討之守便宜上書曰先零羌虜欲為背叛故與罕并解仇然其私心恐漢兵至而罕并背之也臣愚以為其計

常欲先赴罕开之急以堅其約請擊先零若先擊罕羌零
必助之今虜馬肥糧饒擊之恐不能傷害適使先零施德
於罕羌也堅其約合其黨虜交堅黨合誅之用力數倍臣
恐國家憂累猶十數年不一二歲而已先誅先零則罕开
之屬不煩兵服矣宣帝從之果如其策

又曰王莽末光武起兵據昆陽城時唯有八九千人莽遣
將王邑嚴尤討之軍到城下者十萬光武留王鳳等守城
與李軼等十餘騎夜出既至鄗定陵悉發諸營兵嚴尤說
王邑曰昆陽城小而堅今假號者在宛亟進大兵至急也紀力切
彼必奔走則昆陽自服邑曰吾昔以武牙將軍圍翟義坐
不生得以見責今將百萬之衆過城而不能下何謂耶遂
圍之數十里列營百所雲車十餘瞰臨城中旗幟蔽野埃
塵連天鉦鼓之聲聞數十里或爲地道或衝鞠擗城鞠蒲切

積弩亂發矢下如雨城中負楯而汲王鳳等乞降不許光
武遂與諸營部俱進自將部騎千餘人前去大軍四五里
而陣尋邑亦遣兵千餘合戰光武奔之斬首數十級諸部
喜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怪也且復
居前請助將軍光武復進尋邑兵卻諸部兵乘之斬首數
百千級連勝遂因而大敗通典曰王邑連九攻宛所以敗也

又曰王郎起河北郎鉅鹿郡太守王饒據城光武圍數十
日連攻不尅耿純說曰久守王饒士衆疲弊不如及大兵
精銳進攻邯鄲若王郎已誅王饒不戰自服矣從之乃留
兵守鉅鹿而進軍邯鄲屯其郭北郎數出戰無利城守急
攻之二十餘日郎少傳李立爲反閉開門內漢兵遂拔邯
鄲郎黨悉平

又曰曹操圍袁尚鑿池環城初令淺示若可越城中望見

笑而不出操令一夜濬之廣深二丈決漳水以潰之自五月至八月城中餓死者過半

又度尚傳曰宋穆舉度尚自右校令擢荊州刺史擊桂陽蒼梧盜賊尚躬率部曲與同勞逸廣募雜種諸蠻夷明設購賞進擊大破之降者數萬人桂陽宿賊渠帥卜陽潘鴻等畏尚威烈徙入山谷尚窮追數百里遂入南海破其三屯多獲珍寶而陽鴻等黨眾猶盛尚欲擊之而士卒驕富莫有鬪志尚計緩之則不戰逼之則逃亡乃宣言卜陽潘鴻作賊十年習於攻守今兵寡少未易可進當須諸郡所發悉至余乃并力攻之申令軍中恣聽射獵兵士喜悅大小皆相與從禽尚乃密使所親客潛焚其營積皆盡獵者來還莫不泣涕尚人人慰勞深自咎責因曰卜陽等財寶足富數代諸卿但不并力耳所亡少少何足介意眾聞咸

憤踊尚勅令秣馬蓐食明旦徑赴賊屯陽鴻等自以深固不復設備吏士乘銳遂大破平之尚出兵三年羣寇悉定

又曰廉范為雲中太守會匈奴大入塞烽火日通故事虜入過五千人移書傍郡吏欲傳檄求救范不聽自率士卒拒之虜眾盛而范兵不敵會日暮令軍士各交縛兩炬三頭藝火營中星列用兩炬交縛如十字藝其頭手持虜遙望火多謂漢兵救至大驚待且將退范乃令軍中蓐食晨往赴之蓐食早起食於蓐中斬首數百級虜自相躡藉死者千餘人躡藉也藉由此不敢復向雲中

又曰耿恭與匈奴戰恭以毒藥傅矢傳語匈奴曰漢家箭神其中瘡者必有異因發強弩射之虜中矢者視瘡皆沸遂大驚會天暴風雨隨而擊之殺傷甚眾匈奴震怖相謂曰漢兵神真可畏也遂解去

又曰耿弇勅諸校會會猶後五日攻西安張藍聞之晨夜
 備守至期夜半弇勅諸將皆蓐食會明至臨淄城護軍荀
 梁等爭之以為宜速攻西安弇曰不然西安聞吾欲攻之
 日夜為備然臨淄出不意而至必驚擾吾攻之一月必拔
 臨淄即西安孤張藍與步隔絕必復亡去所謂擊一而得
 兩者也若先攻西安不卒下頓兵堅城死傷必多縱能拔
 之張藍引軍還奔臨淄并兵合勢觀人虛實吾深入敵地
 後無轉輸旬月之間不戰而困諸君之言未見其宜遂攻
 臨淄半日拔之入據其城

又曰高峻據高平猶不下帝議遣使降之乃謂寇恂曰為
 吾行也若峻不降引耿弇等擊之恂奉璽書與峻峻遣軍
 師皇甫文出謁辭禮不屈恂怒將誅文諸將諫曰高峻精
 兵萬人率多強弩西遮隴道連年不下今欲降之而反戮

其使無乃不可乎恂不應遂斬之遣其副歸告峻曰軍師
 無禮已戮之矣欲降急降不欲固守峻惶恐即日開城門
 降諸將皆賀因曰敢問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
 文峻之腹心其所取計者也今來辭意不屈必無降心全
 之則文得其計殺之則峻亡其膽是以降耳諸將皆曰非
 所及也

又曰吳漢在河北時鬲縣五姓共逐守長據城而反鬲縣
平原郡故城在今德州西北五姓諸將爭欲攻之漢不聽曰
姓蓋當土強宗豪右也鬲音革
 使鬲反者皆守長罪也敢輕冒進兵者斬乃移檄告郡使
 收守長而使人謝城中五姓大喜即相率歸降諸將乃服
 曰不戰而下城非眾所及也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八十三

日不覺而不知其來也...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八十三... 韓忠復據宛拒僞僞兵少不敵乃張圍結壘起土山以臨... 其東北乘城而入忠乃退保小城惶懼乞降司馬張超及... 徐璆秦頡皆欲聽之僞曰兵有形同而勢異者秦項之際... 人無定主也故賞附以勸來耳今海內一統唯黃巾造寇... 納降無以勸善討之足以懲惡今若受之更開逆意賊利... 則進戰鈍則乞降縱敵長寇非良計也因急攻連戰不尅... 僞登土山望之顧謂張超曰吾知之矣賊今外圍周固內... 營逼急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所以死戰也萬人一心猶不...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八十四

兵部十五

機略三

後漢書朱儁傳曰趙弘據宛城僞因急擊弘斬之賊餘帥... 韓忠復據宛拒僞僞兵少不敵乃張圍結壘起土山以臨... 城內因鳴鼓攻其西南賊悉眾赴之僞自將精卒五千掩... 其東北乘城而入忠乃退保小城惶懼乞降司馬張超及... 徐璆秦頡皆欲聽之僞曰兵有形同而勢異者秦項之際... 人無定主也故賞附以勸來耳今海內一統唯黃巾造寇... 納降無以勸善討之足以懲惡今若受之更開逆意賊利... 則進戰鈍則乞降縱敵長寇非良計也因急攻連戰不尅... 僞登土山望之顧謂張超曰吾知之矣賊今外圍周固內... 營逼急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所以死戰也萬人一心猶不...

可當況十萬乎其害甚矣不如徹圍并兵入城忠見圍解
 勢必自出自由則意散易破之道也既而解圍忠果出戰
 僞因擊之大破之乘勝逐北數十里斬首萬餘級忠等遂
 降

又曰董卓將三萬討先零羌卓於鞏垣北望垣縣屬天水郡為羌
 胡所圍糧食乏絕進退逼急乃於所渡水中偽立隄以為
 捕魚而潛從隄下過軍續漢書隄字作堰比賊追之決水已深不
 得渡時眾軍敗退唯卓全師而還

又曰臧宮將兵屯駱越越人謀叛從蜀宮兵少力不能制
 會屬縣送委輸車數百乘至宮夜使鋸斷城門限令車迴
 轉出入至旦即越人候伺者聞車聲不絕而門限斷相告
 以漢兵大至其渠帥乃奉牛酒以勞軍營宮陳兵大會擊
 牛醢酒饗賜慰納之八十四

又曰蜀有妖巫維汜弟子單臣傅鎮等復妖言相聚入原
 武城維或作緱劫吏人自稱將軍於是遣臧宮將北軍及黎陽
 營數千人圍之賊穀食多數攻不下士卒死傷帝召公卿
 諸侯王問方略皆曰宜重其購賞時顯宗為東海王獨對
 曰妖巫相劫勢無久立其中必有悔欲亡者但外圍急不
 得走耳宜小挺緩挺解也令得逃亡逃亡則一亭長足以禽
 矣帝然之即勅宮撤圍緩賊賊眾分散遂斬臣鎮等

又曰岑彭南擊秦豐與其大將蔡宏拒彭等於鄧數月不
 得進帝怪以讓彭彭懼於是夜勒兵馬申令軍中使明日
 西擊山都山都縣名屬南陽郡乃緩所獲虜令得逃亡歸以告豐豐
 即悉其軍西邀彭彭乃潛兵渡沔水擊其將張楊於阿頭
 山大破之沔水源出武都東狼谷中即漢水之上源也阿頭山在襄陽從川谷閒伐木
 開道直襲黎丘擊破諸屯兵豐聞大驚馳歸救之彭與諸

將依東山為營豐與蔡宏夜攻彭彭預為之備出兵逆擊之豐敗走追斬蔡宏
又皇甫嵩傳曰梁州賊王國圍陳倉復拜嵩為左將軍督前將軍董卓各率二萬人拒之卓欲速進赴陳倉嵩不聽卓曰智者不後時勇者不留決速救則城全不救則城滅全滅之勢在於此也嵩曰不然百戰百勝不如不戰而屈人之兵是以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我可勝在彼彼守不足我攻有餘孫子有餘者動於九天之上不足者陷於九地之下之文玄女三官戰法曰行兵之道天地上六甲子也九地之下六癸今陳倉雖小城守固備非九地之陷也王國雖強而攻我之所不救非九天之勢也夫勢非九天攻者受害陷非九地守者不拔國今已陷受害之地而陳倉保不拔之城我可煩兵動眾而取全勝

之功將何救焉遂不聽王國圍陳倉自冬迄春八十餘日城堅守固竟不能拔賊眾疲弊果自解去嵩進兵擊之卓曰不可兵法窮寇勿迫歸眾勿追司馬兵法之言今我追國是迫歸眾追窮寇也困獸猶鬪蜂蠆有毒況大眾乎嵩曰不然前吾不擊避其銳也今而擊之待其衰也所擊疲師非歸眾也且走者莫有鬪志以整擊亂非窮寇也遂獨進擊之使卓為後拒連戰大破之斬首萬餘級國走而死卓大慙恨由是忌嵩
又曰吳漢岑彭討公孫述述使其將延岑等悉兵拒廣漢及資中又遣將侯丹率二萬餘人拒黃石彭乃多張疑兵使護軍楊翕與臧宮拒延岑等自分兵浮江下還江州今南郡即漢江州縣沔江都江而上江都江成襲擊侯丹大破之因晨夜倍道兼行二千餘里徑拔武陽使精騎馳廣都去成都

數十里勢如風雨所至皆奔散初述聞漢軍在平曲故遣
 大軍逆之及漢兵至武陽繞出延岑軍後蜀地震駭
 又曰馬援為隴西太守發步騎三千人擊先零羌將其妻
 于輜重移阻於允吾谷允吾音銳牙援乃潛行間道掩赴其營
 羌大驚潰復遠徙唐翼谷中援復追討之羌引精兵聚北
 山上援陳軍向山而分遣數百騎繞襲其後乘夜放火擊
 鼓叫譟虜遂大潰
 又曰馮異與鄧禹率車騎將軍鄧弘等議攻赤眉異曰賊
 衆尚多可稍以恩信傾難卒用兵破也上令使諸將屯澠
 池要其東而異擊其西一舉取之此萬全計也禹弘不從
 弘遂大戰移日赤眉佯敗弃輜重而走車皆載土以豆覆
 其上兵士飢爭之赤眉引還擊弘弘軍大亂異與禹合兵
 救之赤眉小却異以士卒飢倦可且休禹不聽復戰大為

所敗

又曰河南賊張步據齊地漢將耿弇討之壁於臨淄步與
 其三弟藍弘壽及故人彤渠帥重異等兵重姓異名也號二十
 萬至臨淄大城東將攻弇弇先出淄水上與重異遇突騎
 欲縱弇恐挫其鋒令步不敢進故示弱以盛其氣乃引歸
 小城陳兵於內步氣盛直攻弇營與弇裨將劉歆等合戰
 弇升王宮壞臺望之臨淄本齊國所都即齊王宮中壞臺也視歆等鋒交乃
 自引精兵橫衝突步陣於東城下破之
 又曰赤眉青犢十餘萬衆並在射犬光武引兵將擊之耿
 純軍在前去衆營數里賊忽夜攻純雨射營中士多傷純
 勒部曲堅不動選敢死千人俱持強弩各傳三矢使銜枚
 間行傳繞出賊後齊聲呼譟強弩並發賊衆驚走追擊之
 遂破

又日光武遣將王霸馬武擊河南賊周建於垂惠賊帥蘇
茂將五校兵四千餘人救建而先遣精騎遮擊馬武軍糧
武往救之建從城中出兵夾擊武武恃霸之援戰不甚力
爲茂建所敗武軍奔過霸營大呼求救霸曰賊兵盛出必
敗努力而已閉營堅壁軍吏皆爭之霸曰茂兵精銳其衆
又多吾吏士心恐而馬武與吾相恃兩軍不一此敗道也
今閉營固守示不相援賊必乘勝輕進馬武無救其戰自
倍如此茂建衆疲勞吾承其弊乃可尅也茂建果悉出兵
攻武合戰良久霸軍中壯士路潤等數十人斷髮請戰霸
知士心銳乃開營後出精騎襲其背茂建前後受敵驚亂
走敗之

又曰西域莎車國王不服將兵長史班超發于闐疏勒諸
國二萬五千人擊之莎車求救龜茲龜茲王遣將發温宿

姑墨尉頭合五萬人助之超召諸將及于闐疏勒王議曰
兵少不敵莫如各解散去于闐從此東歸長史亦從此西
歸夜半聞鼓聲便發衆皆以爲然乃陰緩所擒得生口歸
以超言告龜茲龜茲聞之喜使其將以萬騎於西界遮超
温宿王將以千騎於東界遮于闐王人定後超密令諸司
馬勒兵至鷄鳴馳赴莎車草營掩覆之胡皆驚走斬首五
千級莎車遂降

又日光武遣將鄧禹西征至河東禹擊更始將王匡禹軍
不利戰罷明日癸亥匡以六甲窮日不出禹因得更整兵
勒衆明晨匡悉軍出攻禹禹令軍中無得輒動旣至營下
因傳發諸將鼓而並進大破之

又曰馮異將數萬人與賊約期會戰使壯士變服與赤眉
同伏於道側明日赤眉使萬人攻異前部異裁出兵以救

之裁少出兵賊見勢弱遂悉眾攻異異縱兵大戰日吳賊氣衰伏兵卒起衣服相亂赤眉不復識別眾遂驚潰追擊大破於嶠底

又曰岑彭將兵三萬餘人南擊秦豐拔黃郵豐與其大將蔡宏等拒於鄧數月不得進彭夜勒兵馬申令軍中使明日西擊山都乃緩所獲虜令得逃亡歸以告豐豐即悉其軍西邀彭彭乃潛兵度沔水擊其將張楊於阿頭山大破之從川谷間伐木開道直襲黎丘破諸屯兵豐聞大驚馳歸救之彭依東山為營豐與蔡宏夜攻彭彭先為之備出兵逆擊之豐敗走

又曰張步據齊地漢將耿弇征之步將費邑分遣其弟敢守巨里弇進兵先脅巨里使多伐樹木揚言以填塞坑塹數日有降者言邑聞弇欲攻巨里謀來救之弇乃嚴令軍

中趣脩攻具宣勅諸部後三日當悉力攻巨里城陰緩生口令得亡歸歸者以弇期告邑邑至日果自將精兵三萬餘人來救之弇喜謂諸將曰吾所以脩攻具者欲誘致邑耳今來適其所求也即分三千人守巨里自引精兵上崗坂乘高合戰大破之臨陣斬邑既而收首級以示巨里城中兇懼兇許費敢悉眾亡歸

又曰將軍耿秉與竇固合兵一萬四千騎擊車師有後王前王前王即後王之子其庭相去五百餘里秉議先赴後王以為并力根本則前王自服固計未決秉奮身而起眾軍不得已遂進並縱兵鈔掠斬首數千級收馬牛羊十餘萬頭後王安得震怖從數百騎出迎秉降魏志曰表紹曹公相持於官渡沮授說紹沮側可遣蔣奇別為支軍於外以絕曹公之路紹不從許攸進曰曹公兵

少而悉師拒我許下餘守勢必空弱若分遣輕軍星行掩襲許拔則操為成擒如其未潰可令首尾奔命破之必也紹又不用資為曹公所敗

又曰曹公征河北師次頓丘黑山賊于毒等攻東武陽曹公引兵西入山攻毒等本屯毒聞之奔武陽還魏武要擊於內黃大破之

又曰曹公征張繡於穰荀攸曰繡仰食於劉表持久而勢必離今緩之可誘致急之則相救公不從與繡戰表果救之公敗歸

又曰青徐黃巾三十萬眾入渤海界欲與黑山合公孫瓚率步騎二萬人逆擊於東光南大破之斬首二萬餘級賊奔輜重數萬兩奔走度河瓚因其半濟薄之賊復大破死者數萬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八十四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八十五

兵部十六

機略四

魏志曰曹公西征馬超與超夾關為軍公急持之而潛遣徐晃朱靈等夜度蒲坂津據河西為營公自潼關北度未濟超赴船急戰公放馬牛以餌賊賊亂取牛馬公得度循河為甬道而南賊退距渭口公乃多設疑兵潛以舟載兵入渭為浮橋夜分兵結營於渭南賊夜攻營伏兵擊破之又曰曹公與表紹相持官渡曹公循河而西紹於是渡河追公軍至延津南公勒兵駐營南坂下使登壘視之曰可五六百騎有頃復白騎稍多步兵不勝數公曰勿復白乃令騎放馬解鞅是時白馬輜重就道諸將以為敵騎多不如還保營荀攸曰此所以餌敵也如何去之紹騎將文醜

與劉備將五六千騎前後至諸將復白可上馬公曰未也
有頃騎至稍多或分趣輜重公曰可矣乃皆上馬時騎不
滿六百遂縱兵擊之大破

又曰曹公既尅鄴表尚熙遂奔遼東衆有數千初遼東太
守公孫康恃遠不服曹公破烏丸或說公遂征之尚熙可
擒公曰吾方使康斬送其首不煩兵矣公引兵還康果斬
送尚熙傳其首諸將或問曰公還而康斬尚熙何也公曰
彼素畏尚熙其急之則并力緩之則相圖其勢然也

又曰曹公討鮮卑出廬龍塞外道絕不通乃塹山堙谷五
百餘里經白檀歷平岡涉鮮卑庭東陷柳城未至二百里
虜乃知之將數萬騎逆軍登白狼山卒與虜遇衆甚盛公
登高觀虜陣不整縱兵擊之使張遼爲先鋒虜大敗
又曰黃巾賊起命將朱儁率兵討之賊師韓忠據宛拒儁

儁兵少不敵乃長圍結壘起土山以臨城內因鳴鼓攻其
西南賊悉衆赴之儁自將精卒五千掩其東北乘城而入
忠乃退保小城惶懼乞降

又曰曹公與表紹相持官渡紹遣將郭圖淳于瓊顏良等
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紹引兵至黎陽將度河曹公北
救延荀攸說曰今兵少不敵分其勢乃可公到延津若將
度兵向其後紹必西應之然後輕兵襲白馬掩其不備顏
良可擒也公從之紹聞兵度卽留分兵西應之乃引軍兼
行趣白馬未至十餘里良大驚來逆戰使張遼關羽前登
擊破斬良遂解白馬圍
又曰曹公擊破馬超超走涼州關中平諸將或問曹公曰
初賊守潼關渭北道缺不從河東擊馮翊而反守潼關明
日而後北度何也公曰賊守潼關若吾入河東賊必引兵

守諸津則西河未可度也吾欲盛兵向潼關賊悉衆南守西河之備虛故徐晃等得擅取西河然後引軍北度賊不能與吾爭西河者以有二將之軍也連車樹柵爲甬道而南旣爲不可勝且以示弱度渭爲堅壘虜至不出所以驕之也故賊不爲營壘而求割地吾順僞言許之所以縱逸其意使自安而不爲備因蓄士卒之力一朝擊之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兵之變化固非一道也

又曰蜀將關羽圍曹公將曹仁於樊又圍將軍呂常於襄陽曹公遣將徐晃救仁以羽難與爭鋒遂前至偃城晃詭道作都塹示欲截其後賊燒屯走晃得偃城兩面連營稍前去賊圍三丈所未攻賊圍頭有屯又別屯四冢晃揚聲當攻圍頭屯而密攻四冢羽見四冢欲壞自將步兵五千出戰晃擊之退走遂追陷與俱入圍破之或自投沔水死

曹公令曰賊圍塹鹿角十重將軍致戰勝今陷賊圍多斬首虜吾用兵三十餘年及所聞古之善用兵未有長驅徑入敵圍者

又曰曹公征關中進軍度渭馬超及韓遂數請戰不許因請割地公用賈詡計僞許之韓遂請與公相見公與遂交馬語移時不及軍事但說京都故舊拊手懽笑旣罷超等問遂公何言遂曰無所言也超等疑之他日公又與遂書多所點竄如遂改定者超等愈疑遂公乃與尅日會戰先以輕兵挑之戰良久乃縱驍騎夾擊大破之遂超走涼州魏志曰司馬宣王征公孫文懿次于遼水文懿遣將軍畢衍楊祚等步騎數萬阻遼隧以距之圍塹二十餘里宣王令其軍穿圍盛兵多張旗幟出其東南賊盡銳赴之乃沈舟潛濟急於東北斜趨之襄平衍等恐襄平無守夜遁

又曰郭淮討叛羌師其羌師屯河關白土故城據河拒官軍淮見形上流密於下度兵據白土故城擊大破之
又曰李典與程昱等以船運軍糧會表尚遣將高藩將兵屯河上絕水道典與諸將議曰藩軍少甲而恃水有懈怠之心擊之必尅宜亟擊之昱爲然遂北渡河攻藩破之水道得通

又曰司馬宣王征公孫文懿沉舟潛濟遼水作長圍忽奔賊而向襄平諸將言曰不攻賊而作圍非所以示衆也宣王曰賊堅營高壘欲以老吾兵也攻之正入其計此王邑所以恥過昆陽也古人云敵雖高壘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賊大衆在此則賊窟虛矣我直指襄平必懷內懼懼而求戰破之必矣遂整陣而過賊見兵出其後果邀之宣王謂諸將曰所以不攻其營正欲致此不可失也

乃縱兵逆擊大破之三戰皆捷

又曰田豫字國讓率兵擊鮮卑軻比能單將銳卒深入虜庭胡人衆多鈔軍前後斷截歸路國讓乃進軍去虜十餘里結屯營多聚牛馬糞燃之從他道引去胡見煙火不絕以爲尚在去行數十里乃知之
又曰諸葛誕文欽反據壽春司馬景王揔兵討之謂諸將曰彼當突圍決一朝之命或謂大軍不能久省食減口冀有他變料賊之情不出此二者今當多方以亂之備其越逸此勝計也因命合圍分遣羸疾就穀淮北廩軍士大豆人三升欽聞之果喜景王愈羸形以示之多縱反閒揚言吳救方至誕等益寬恣食俄而城中乏糧諸將並請攻之景王曰誕聚糧完守外結吳人自謂足據淮南必不便走今若急之損遊軍之力外寇卒至表裏受敵此危道也且

堅守三面若賊陸道而來軍糧必少吾以遊兵輕騎絕其轉輸可不戰而被外賊欽等必為擒矣誕欽等出攻長圍諸軍逆擊走之初誕欽內不相協乃至窮蹙轉相疑貳誕殺欽子鴛踰城自歸以為將軍封侯使巡城而呼景王見城上持弓者不發因令攻而拔之

又曰諸葛誕據壽春反命將王基討之吳遣朱異來救誕於安城詔王基引諸軍轉據北山基謂諸將曰今圍壘轉固兵馬向集但當精脩守備以待越逸而更移兵守險使得放縱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遂守便宜上疏曰今與賊交利對敵當不動如山若遷移依險人心搖蕩於勢大損諸軍並據深溝高壘衆心皆定不可傾動此御兵之要地也書奏報聽之壽春竟破司馬文王與基書曰初議者云云移者甚衆時未臨履亦謂宜然將軍深筭利害獨秉

固志上違詔命下距衆議終至制敵擒寇雖古人所述不足過也

又曰郭淮在漢中蜀主劉備欲度漢水來攻諸將議衆寡不敵依水爲陣以距之淮曰此示弱而不足挫敵非筭也不如遠水爲陣引而致之半濟而後擊備可破也既陣備疑不敢度

通典曰蜀主悟之不敢

又曰文帝初北狄強盛侵擾邊塞乃使田豫持節護烏丸校尉時鮮卑數十部比能弥如素利等割地統御各有分界乃共要盟不得以馬與中國市豫以戎狄爲一非中國之利乃先構離之使自爲讎敵互相攻伐素利違盟出馬千疋與官爲比能所擊求救於豫豫深入虜廷胡圍豫於馬邑城十重豫密使司馬建旌旗鳴鼓吹從南門出胡人皆往赴之豫將精銳自北門出鼓譟而赴兩頭俱發出虜

不意虜衆亂奔馬步走追討二十餘里僵屍蔽地胡人破
膽威振沙漠

又曰諸葛亮出斜谷司馬宣王屯北原亮盛兵西行諸將
皆欲攻西圍郭淮獨以爲此見形於西欲使官兵重應之
必攻陽遂耳其夜果攻陽遂有備不得上

吳志曰曹公入荊州劉備爲曹公所破與魯肅遇於當陽
遂共圖計遣諸葛亮詣孫權權遣周瑜程普與備并力逆
曹公遇於赤壁瑜部將黃蓋曰今寇衆我寡難與持久觀
操船艦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數十實以薪草上建
牙旗蓋乃先報書欺以欲降曹公軍延頸指言蓋降蓋收
諸船同時發火時風盛猛悉延燒岸上營落頃之燦炎張
天人馬燒溺死者甚衆軍遂敗退

又曰周瑜使甘寧據夷陵魏將曹仁圍寧呂蒙往救之仍

分遣三百人柴斷嶮道賊走可得其馬軍到夷陵即日交
戰所殺過半敵夜遁去行過此道騎皆捨馬步走蒙兵追
蹙獲馬三百疋方船載還

又曰賀齊討黠歙賊帥

黠音伊几切歙音攝

陳僕祖山等二萬戶屯

歷林山四面壁立高數十丈逕路危狹下容刀楯賊臨高
下石不可得攻軍住經日將吏患之齊身出周行觀視形
便陰募輕捷士爲作鐵戈密於隱嶮賊所不備處以戈拓
山爲緣道道成夜令潛上乃多懸布以授下人得上百數
十人四面流布俱鳴鼓角齊勒兵待之賊夜聞鼓聲四合
謂大軍悉已得上驚懼惑亂不知所爲守路備險者皆走
還依衆大軍因是得上其中有善禁術吳師刀劍不得拔
弓弩射矢皆還自向輒致不利齊曰吾聞之雄黃勝五兵
還丹能威敵夫金有刃虫有毒者皆可禁之以無刃之兵

太平御覽 卷二百八十五
不毒之虫彼必無能為也遂伐木為棊列陣四面羅布俱
鳴鼓角勒兵待曙賊惶遽無依禁術不效遂大破而降之
蜀志曰諸葛孔明率衆定南夷擒夷帥孟獲七擒七縱獲
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
揚雄蜀王本紀云秦王刻五石牛置金於後蜀人以為牛
便金蜀王發卒開道令五丁拖牛置成都蜀道乃通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八十五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八十六

兵部十七

機略五

王隱晉書曰馬隆子咸為成都王前鋒統陸機攻長沙王
又於石橋將士器仗嚴利長沙王所統冠軍司馬王瑚率
衆討咸咸堅不動瑚乃使數十騎下馬縛載於馬鞞頭放
令伺咸又使數十騎各刺所放馬馬驚奔咸軍軍即壞瑚
因馳逐猛戰臨陣斬咸
晉書毛寶傳曰時蘇峻送米萬斛饋祖約約遣司馬栢撫
等迎之寶告其衆曰兵法軍令有所不從豈可不上岸邪
乃設變力戰悉獲其米
又曰馬隆平太原加赤幘曲蓋鼓吹隆奇謀閒發夾道累
磁石賊負鐵鎧行不得前隆卒先被犀甲無所留礙賊咸

以爲神也

又曰衛瓘既囚鄧艾諸將圖欲劫艾整仗趨瓘營瓘輕出迎之僞作表草將申明艾事諸將信之而止

又曰劉琨少負壯氣有縱橫之才善交勝己而頗浮誇與范陽祖逖爲友聞逖被用與親故書曰吾枕戈待用志梟逆虜常恐祖生先吾着鞭其意相期如此在晉陽嘗爲胡騎所圍數重城中窘迫無計琨乃乘月登樓清嘯胡賊聞之皆悽然長歎中夜奏胡笳賊又流涕歔歔有懷土之切向曉復吹之賊棄圍而走

又曰盧循自廣州南下戎卒十萬船艦千艘討敗將軍劉毅于桑落逕至江寧循妹夫徐道覆素有膽決知裕已還欲乾沒一戰請於新亭白石焚舟而上數道攻之循多謀少決欲以萬全爲計固不聽道覆曰我終爲盧公所誤事

必不成使我得爲英雄主驅馳天下不足定也後循戰敗又曰王敦反勢既死以兄子應爲嗣沉充自吳率衆萬餘人至與王含等合充司馬顧颺說充曰今日舉大事而天子已扼其喉情離衆沮鋒摧勢挫持疑猶豫必致禍敗今若決破柵塘因湖水灌京邑肆舟艦之勢極水軍之用此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上策也藉初至之銳并東南衆軍之力十道俱進衆寡過倍理必摧陷中策也轉禍爲福因敗爲成召錢鳳計事因斬之以降下策也充不能用颺逃歸于吳含復率衆渡淮蘇峻等逆擊大敗之充亦燒營而退既而周光斬錢鳳吳儒斬充並傳首京師

又載記曰苻登攻姚萇萇退還安定登就食新平留其大軍于胡空堡率騎萬餘圍萇營四面大哭哀聲動人萇惡之命三軍哭以應登登乃引退

又曰河間王顥在關中遣將張方討長沙王乂方率衆自函谷入屯河南乂遣左將軍皇甫嵩拒之而敗張方率兵入洛陽乂奉惠帝討方于城內方軍遙見乘輿於是引退方止之不得衆遂大敗方退壁于十二里橋人情挫劬無復固志或勸方夜遁方曰兵之利鈍是常貴因敗以爲成耳我更前作壘出其不意此用兵之奇也乃夜潛進逼洛城七里乂旣新捷不以爲意忽聞方壘成乂師乃戰遂大敗

又曰石勒據襄國晉將王浚遣督護王昌及鮮卑段就六眷末杯等部衆五萬餘以討勒時城隍未修乃築隔城重柵以待之就六眷屯于洛陽勒分遣諸將連出挑戰頗爲六眷所敗又聞其大造攻具顧謂其將佐曰今寇來轉逼彼衆我寡恐攻圍不解外救不至內糧罄絕必敗不能固

也吾將簡練將士大陣於野以決之何如諸將曰宜固守以疲寇彼師老自出追而擊之必尅張賓曰聞就六眷尅來月上旬送死北城今以我勢寡弱謂不敢出戰意必懈怠今段氏種衆之悍末杯尤最其卒之精勇悉在末杯可勿復出戰示之以弱速鑿北壘爲突門二十餘道候賊列守未定出其不意直衝末杯帳敵必震惶計不及設所謂迅雷不及掩耳末杯之衆旣奔餘自摧散擒末杯之後王浚指揮而定勒納之卽以孔萇爲攻戰都督造突門于北城鮮卑入屯北壘勒候其陣未定躬率將士鼓譟于城上會孔萇督諸突門伏兵俱出擊之生擒末杯就六眷等衆遂奔散萇乘勝追擊枕屍三十餘里獲鎧馬五千疋就六眷收其遺衆屯于洛陽遣使求和送鎧馬金銀并以末杯三弟爲質而請末杯諸將並勸殺末杯以挫之勒曰遼西

鮮卑與我素無怨讎爲王浚所使耳今殺一人結怨一國非計也放之必悅不復爲浚用矣於是納其質而遣末杯就六眷等引還終獲其用

又曰杜預以太康元年正月陳兵于江陵遣參軍樊顯尹林鄧圭襄陽太守周奇等率衆循江西上授以節度旬日之間累尅城邑皆如預策焉又遣牙門管定周旨伍巢等率奇兵八百汎舟夜渡以襲樂鄉多張旗幟起火巴山出於要害之城以奪賊心吳都督孫歆震恐與伍延書曰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吳之男女降者萬餘口旨巢等伏兵樂鄉城外歆遣軍出拒王濬大敗而還旨等發伏兵隨歆軍而入歆不覺直至帳下虜歆而還故軍中爲之謠曰以討伐戰一當萬

又曰劉牢之等討妖賊孫恩恩敗走虜男女二十餘萬口

一時入海懼官軍之躡乃緣道多弃寶物子女時東土舩實繁麗盈目牢之等遽收斂故恩復得逃入海通典曰孫恩用此術獲免也

又曰李矩守滎陽後趙石勒親率兵襲矩矩遣老弱入山令所在散牛馬因設伏以待之賊爭取牛馬伏發齊呼聲動山谷遂大敗之斬獲甚衆勒乃退

又曰劉琨守太原遣將姬澹率衆十餘萬討石勒勒將拒之或諫曰澹兵馬精盛其鋒不可當宜深溝高壁以挫其銳攻守勢異必獲萬全勒曰澹大衆遠來體疲力竭犬羊烏合號令不齊可一戰擒之何強之有寇已垂至胡可捨去大軍一動豈易中還若澹乘我之退顧走乃無暇焉得深溝高壘乎此爲不戰而自滅亡之道立斬諫者以孔萇爲前鋒都督令三軍後出者斬設疑兵於山上分爲二伏

勒輕騎與澹戰偽收衆而北澹縱兵追之勒前後伏兵夾擊澹軍大敗

又載記曰前燕慕容廆封略漸廣廆胡罪切據棘城晉平州刺

史東夷校尉崔毖陰結高勾麗毖音泌及宇文段回等謀滅

廆以分其地遂同伐廆廆曰彼信崔毖虛說邀一時之利

烏合而來耳既無統一莫相歸伏吾今破之必矣然彼軍

初合其鋒甚銳幸我速戰若逆擊之落其計矣靖以待之

必懷疑貳迭相猜防一則疑吾與毖譎而覆之二則自疑

三國之中與吾有韓魏之謀者待其人情沮惑然後取之

矣於是三國攻棘城廆閉門不戰遣使送牛酒以犒宇文

大言於衆曰崔毖昨有使至於是二國果疑宇文同於廆

也引兵而歸宇文悉獨官曰二國雖歸吾當獨兼其國盡

衆逼城連營三十里廆簡銳士配子號推鋒於前號音晁

翰領精騎爲奇兵從傍出直衝其營廆方陣而進悉獨官自恃其衆不設備見廆軍之至方率兵拒之前鋒始交翰已入其營縱火焚之衆遂大敗

又曰蘇峻反攻尅石頭城據之使陶侃溫嶠率兵討之諸將請於查浦築壘監軍鄧岳曰查浦地下又在水南唯白石峻極崇固可容數千人賊來攻不便滅賊之術也侃從之夜立壘訖賊見壘大驚賊攻大葉侃將救之長史殷羨曰若大葉步戰不利則大事去矣但當急攻石頭峻必救之而大葉自解侃又從羨言峻果弃大葉救石頭諸軍與峻戰陵東侃督竟陵太守李陽部將彭伐斬峻於陣賊衆遂潰

又曰妖賊孫恩北海鹽劉裕爲將築城于海鹽賊日來攻城城內兵力甚弱裕深獨慮之一夜偃旗匿衆若已遁

者明旦開門使羸疾數人登城賊遙問裕所在日夜已走矣信之乃率眾入上裕乘其懈怠奮擊大破之
崔鴻十六國春秋曰北涼沮渠蒙遜率兵伐南涼禿髮儁檀儁奴沃切入其境徙數千戶而還儁檀追及蒙遜于窮泉蒙遜將擊之諸將皆曰賊已安營不可犯也蒙遜曰儁檀謂吾遠來疲弊必輕而無備及其壘壁未成可一鼓而滅進擊敗之乘勝至于姑臧夷夏降者乃數千戶儁檀懼請和許之而歸

又曰前燕將慕容垂討丁零翟釗于滑臺次于黎陽津釗於南岸拒守垂徙營就西津爲牛皮舡百餘艘載疑兵列仗泝流而上釗先以大衆備黎陽見垂向西津乃奔營西拒垂潛遣其桂林王慕容鎮率驍騎於黎陽津夜濟壁于河南釗聞而奔士衆疲渴走歸滑臺釗攜妻子率數百騎

北趣白鹿垂遣追擊盡擒其衆

又曰後燕慕容盛據遼東其遼西太守李朗陰引後魏軍止表請發兵以拒寇盛曰此必詐也召其使而詰之果驗盡滅其族遣將李旱率騎討之師次建安召旱旋師朗聞其家被誅也擁二千餘戶以自固及聞旱中路而還謂有內變不復爲備留其子養守令支躬迎魏師于北平旱候知之襲剋令支遣裨將追朗及于無終斬之盛謂羣臣曰前以追旱還者朗新爲叛逆必忌官威一則鳩合同類劫害良善二則亡竄山澤未可卒平故非意而還以盈怠其志卒然掩之必剋之理群臣皆曰非所及也
又曰前秦苻堅陷襄陽晉將桓沖攻之堅將慕容垂等率步騎五萬救襄陽以石越爲前鋒次于沔水垂越夜命三軍人持火炬懸於樹枝光照數里沖懼退還

又曰後趙石勒將石季龍大掠陳蔡閒而去留將姚豹守
譙城住西臺東晉將祖逖遣將韓潛等鎮東臺同一大城
賊從南門出入放牧逃軍開東門相守四旬逖以布囊盛
土如米狀使千餘人運上臺又令數人擔米偽為疲極而
息於道賊果逐之皆奔擔而走賊既獲米謂逖士衆豐飽
而胡戎飢久益懼無復膽氣
又曰後涼呂光遣將呂延伐西秦乞伏乾歸大敗之乾歸
因大泣歎曰死中求生正在今日也乃縱反間稱乾歸東
奔成紀呂延信之引師輕進延司馬耿雅諫曰乾歸雄勇
過人權略難測破王廣尅楊定皆羸師以誘之雖蕞爾小
國蕞左外切亦不可輕也因獸猶闕况乾歸而可覩風自散乎
今宜部陣而前步騎相接徐俟諸軍大集可一舉滅之延
不從戰敗死之

又曰北涼沮渠蒙遜伐西涼李士業於酒泉先攻浩豐浩音
音音門虵盤於帳前蒙遜笑曰前一為騰虵今盤在吾帳天
意欲吾迴師燒攻具而還次于川巖聞李士業徵兵欲攻
張掖蒙遜曰入吾計矣但恐聞吾迴軍不敢前也兵事尙
權乃露布西境稱得浩豐將進軍黃谷士業聞而大悅進
入都瀆澗蒙遜潛軍逆之敗士業于懷城遂進尅酒泉
又曰南涼秃髮儁檀守姑臧後秦姚興遣將姚弼等至於
城下儁檀驅牛羊於野弼衆採掠儁檀分擊大破之
又曰前燕慕容儁已尅幽薊至于冀州冉閔帥騎拒之與
儁將慕容恪相遇於魏昌閔將董閔言於閔曰鮮卑乘勝
勁不可當也請避之以溢其氣然後濟師以擊之可以捷
也閔怒曰吾成師以出將平幽州斬慕容儁今遇恪而避
之人將侮我矣閔威名素振燕衆咸憚之恪謂諸將曰閔

勇而無謀一夫之敵耳雖有甲兵不足擊也吾今分爲軍三部犄角以待之閔性輕銳又以吾軍勢非敵必出萬死衝吾中軍吾今貫甲厚陣以俟其至諸軍但勵卒從傍須其戰合夾而擊之必尅閔與恪遇十戰皆敗之恪乃以鐵鎖連馬簡善射鮮卑勇而無剛者五千方陣而前閔乘駿馬左杖雙刀右執鉤戟順風擊之斬鮮卑三百餘級俄而燕騎大至圍之數周閔衆寡不敵躍馬潰圍東走行二十餘里爲恪所擒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八十六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八十七

兵部十八

機略六

宋書曰武帝遣將朱齡石伐譙縱於蜀帝曰往年劉劭宣出黃武無功而退賊謂我今應從外水往而料我當出其不意猶從內水來也如此必重兵守涪音浮城以備內道若向黃武正墮其計今以大眾自外水取成都疑兵出內水此制敵之奇也而慮此聲先馳賊審虛實別有函書全封付齡石署其邊曰至白帝乃開諸軍雖進未知處分所由至白帝發書曰衆軍悉從外水取成都臧憲出於中水取漢廣使羸弱乘高艦十餘由內水向黃武衆軍乃倍道兼行譙縱果備內水使其大將譙道福以重兵戍涪城遣其將侯耀譙誥等率衆萬餘屯彭模夾水爲城齡石至彭模

諸將以賊水北城險衆多咸欲先攻其南城齡石曰不然雖寇在北今屠南城不足以破北若盡銳以拔北壘南城不糜而自散也遂攻北城詰朝戰至日吳焚其樓櫓四面並登斬侯羅譙仍迴軍以糜南城即時散潰

又曰劉道濟爲益州刺史政刑失中群盜蜂起攻圍州城道濟將裴方明出東門破賊三營斬首數百級賊雖敗已復還合方明復僞出北門迴擊城東大營殺千餘人時天大霧方明等復揚聲出東門而潛自北門出攻城西諸營賊衆大潰於是奔散

又曰柳元景爲隋郡太守既至而蠻反斷驛道欲攻郡郡內力少糧杖又乏元景設方略得六七百人乃分五百人屯驛道或曰蠻將逼城不宜分衆元景曰蠻聞郡遣重戍豈悟城內兵少且表裏合勢於計爲長會蠻垂至乃使驛

道兵潛出其後戒曰火舉馳進前後俱發蠻衆驚擾投郎水死者千餘人斬獲數百郡境肅然無復寇抄

又曰檀祗爲廣陵相亡命司馬國璠兄弟自北徐州界聚衆數百潛過淮因天夜陰闇率百許人緣廣陵城得入叫喚直上廳事祗驚起出門將處分賊射之傷敗却入祗密語左右曰賊乘闇得入掩我不備但打五鼓懼明謂曉於是奔散追討盡獲之

又曰宗慤征林邑圍區粟城林邑王范陽邁遣將范毗沙達率萬餘人來救慤謂諸將曰寇衆我寡難與爭鋒乃分軍爲數道偃旗卧鼓慤潛進令曰聽吾鼓噪乃出山路榛深賊了不爲備卒見軍至驚懼退走慤乘勝追討賊散歸林邑仍攻區粟拔之泛海陵山至八象浦有大渠南來注浦宋師阻渠置陳林邑王傾國來逆沮渠不得渡以具裝

太平御覽 卷二百八十七 二
被象諸將憚之請待前後軍進然後擊之慙曰不然吾已
屠其堅城破其銳衆我氣方厲彼已破膽一戰可定何疑
焉慙以爲外國有師子威服百獸乃制其形與象相禦象
果驚奔衆因此潰亂慙率兵直度渠奮擊陽邁遁走其衆
一時奔散遂剋林邑

南史曰蕭齊將魯康祚趙公政衆號一萬侵後魏荆河州
之太倉口魏將傅永率三千人擊之時康祚等軍於淮南
永舍於淮北十有餘里永量吳楚之兵好夜研營卽夜分
兵爲二部出於營外又以賊若夜來必應於渡淮之所以
火記其淺處永旣設伏乃密令人以瓠盛火度淮南岸當
深處置之教云若有火起卽亦燃之其夜康祚公政等果
親領兵來研永營東西二伏夾擊之康祚等奔趨淮水火
旣競起不能記其本濟遂觀永所置之火而爭度焉水深

溺而死斬首者數千級生擒公政康祚人馬墜淮曉而獲
其尸

又曰東昏侯以劉山陽爲巴西太守配精兵三千使過荆
州就行事蕭穎胄以襲襄陽梁武帝時爲雍州刺史知其
謀乃遣參軍王天獸龐慶國詣江陵遍與州府人書及山
陽西上梁武謂諸將曰荆州本畏襄陽又加以唇亡齒寒
自有傷弦之急寧不聞同耶我若總荆州之兵掃定東夏
韓白重出不能爲計況以無竿之昏主哉我能使山陽至
荆州便卽授首諸君試觀何如及山陽至巴陵梁武復令
天獸賚書與穎胄兄弟去後梁武謂張弘策曰夫用兵之
道攻心爲上攻城次之心戰爲上兵戰次之今日是也先
遣天獸往州府人皆有書今乘驛甚急止有兩封與行事
兄弟云天獸口具及問天獸而口無所說行事不暗相聞

不容矯有所道天獸是行事心替彼聞必謂行事與天獸共隱其事必人人疑山陽惑於衆口必相嫌貳則行事進退無以自明必恐漏吾謀內是馳兩空函定一州矣山陽至江安聞之果疑不上穎胄大懼乃斬天獸送首山陽信之將數十人馳入穎胄伏甲斬之送首梁武以州歸

又曰梁武帝發雍州東下雍州今襄陽郡大軍次江寧梁武使呂僧珍與王茂率精兵先登梁武頓於越城呂僧珍猶守白坂齊主東昏將李居士密覘知城中衆少率銳卒萬人直來薄城僧珍謂將士曰今力既不敵不可與戰可勿遙射須至塹裏當并力破之俄而皆越塹拔柵僧珍分人上城矢石俱發自率馬步三百人出其後守陴者復踰城而下內外齊擊居士等應時奔散

三國典略曰侯景叛段韶夾渦而軍潛於上風縱火景衆

騎入水出而却走草濕火不復然

梁書曰司州刺史陳慶之率兵圍東魏南荊州東魏將堯雄行臺侯景救之雄曰苟堆梁之北面重鎮因其空虚攻之必剋彼若聞難荆圍自解此所謂機不可失也遂率衆攻之慶之果奔荊州來未至雄陷其城擒梁鎮將苟元廣

又曰陳慶之曹仲宗伐後魏之渦陽渦孤和切魏遣將元昭等率兵來援前軍至馳澗去渦陽四十里慶之欲逆戰諸將以賊之前鋒必是輕銳與戰若捷不足爲功如其不利沮我軍勢兵法所謂以逸待勞不如勿擊慶之曰魏人遠來皆以疲倦去我既遠必不見疑及其未集須挫其氣出其不意必無敗理且聞虜所據營林木甚盛必不夜出諸君若皆疑惑慶之請獨取之於是與麾下五百騎奔擊破其前軍魏人震恐

又曰梁襄州刺史柳仲禮留其長史馬岫守安陸自率步
騎一萬寇西魏魏將楊忠帥衆南伐攻梁隨郡尅之進圍
安陸仲禮聞隨郡陷恐安陸不可守遂馳歸赴援諸將恐
仲禮至則安陸難下請急攻之忠曰攻守勢殊未可卒拔
若引日勞師表裏受敵非計也南人多習水軍不閑野戰
仲禮廻師已在近路吾出其不意以奇兵襲之彼怠我奮
一舉必尅則安陸不攻自拔諸城可傳檄而定也於是選
騎二千銜杖夜進遇仲禮於滌頭滌音滌水忠親自陷陳
擒仲禮悉俘其衆安陸及竟陵郡降如忠所策
陳書曰周昺鎮安蘄等州高齊遣將陸騫以衆二萬出自
巴蘄與昺戰昺留羸弱輜重設疑兵以當之身率精銳由
閒道邀其後大敗騫軍虜獲器械馬驢不可勝數
比史曰後魏濟陰王新成頗有武略庫莫奚侵擾詔新成

討之新成乃多爲毒酒賊逼便弃營而去賊至竟飲遂簡
輕騎擊之俘馘甚多

又曰梁將趙祖悅率水軍偷據峽石後魏將崔延伯率兵
討之延伯夾淮爲營遂取車輪去輞削斨其輻兩兩接對
揉竹爲緝揉入切貫連相屬並十餘道橫水爲橋兩頭施大
轆轤出沒任情不可燒斫旣斷祖悅走路又令舟舸不通
梁氏援軍不能赴救祖悅合軍咸見俘虜

後魏書曰太武征夏赫連昌於統萬城師次城下收衆僞
退昌鼓譟而前會有風雨從東南來沙塵昏冥宦者趙兒
進曰今風雨從賊後來我向彼背天不助人將士飢渴願
陛下避之更待後日崔浩曰是何言歟千里制勝一日之
中豈得變易賊前行不止後以離絕宜分軍隱出掩擊不
意風雨在人豈有常也帝從之分騎奮擊昌軍大潰

又曰雍州刺史蕭寶寅據州反魏大將長孫稚討之軍次
弘農副將楊備曰昔魏武與韓遂馬超挾關爲壘勝負之
理久而無決豈才雄相類筭路抗衡當以河山險阻難用
智力今賊守潼關全據形勝縱曹操更出亦無所逞奇必
須北取蒲坂飛棹西岸置兵死地人有鬪心潼關之賊必
覩風而散諸虜旣平長安自尅稚曰賊黨薛脩義已圍河
東薛鳳賢又保安邑都督宗正珣孫停虞坂久不能進雖
有此計猶用爲疑備曰珣孫本行陣一夫因緣進達可爲
人使未可使人一旦受元帥之任處分三軍精神亂矣寧
堪圖賊河東理在蒲坂西帶河湄所部之人多在東境脩
義驅率壯勇西圍郡邑父老妻弱尚保舊村若卒一臨方
寸各亂人人思歸則郡圍自解不戰而勝昭然在目稚從
之令其子彥等領騎與備於弘農北度所統悉是騎士習

於野戰未可攻城便據石錐壁備乃班告曰今日且停軍於
此以待涉卒兼觀人情向背然後行若送降名者各自還
村候臺軍舉烽火亦舉烽應之以明降款其無應烽者卽
是不降之村理須殄戮賞資軍士民遂傳相告報未實降
者亦許舉烽一宿之間火遍數百里內寶寅將時圍河東
不測所以各自散歸長安賊平備頗有力
又曰河北賊葛榮別帥韓樓郝長等有衆數萬屯據蘇城
遣將侯泉率騎七百討之泉遂廣張聲勢多設供具親以
數百騎深入樓境欲執行人以問虛實去薊百餘里值賊
帥陳周馬步萬餘泉遂潛伏以乘其背大破之虜其卒五
十餘人尋還其馬仗縱令入城左右諫曰旣獲賊衆何爲
復資遣之也泉曰我兵旣少不可力戰事須爲計以離隙
之泉度其已至遂率騎夜進昧且叩其城門韓樓果疑降

卒爲泉內應遂遁走追擒之

又曰河北賊葛榮率衆將向洛陽衆號百萬大將軍爾朱榮討之率精騎七千馬皆有副倍道兼行東出滏口葛榮自鄴以北列陣數十里箕張而進榮潛軍山谷爲奇兵分督將已上三人爲一處有數百騎令所在揚塵鼓譟使賊不測多少又以人馬逼戰刀不如棒密勒軍士各齎棒一枚置於馬側至於戰時不聽斬級以棒棒之而已虜沸騰逐北乃分命壯勇所當衝突號令嚴明將士同奮榮身自陷陣出於賊後表裏合擊大破之於鄴擒葛榮

又曰傳永守楚王戍蕭齊將裴叔業來攻永令填塞外塹夜伏戰士千人於城外曉而叔業至頓於城東列陣將置長圍永所伏兵於道左擊其後軍破之叔業乃令將佐守所列之陳自率精甲數千救之永上門樓觀叔業南行五

十里許便開門奮擊遂摧破之叔業進退失圖於是奔走左右欲追之永曰弱卒不滿三千彼精甲猶盛非力屈而敗直墮吾計中耳既不測我之虛實足喪其膽俘此足矣何假逐之獲叔業傘扇鼓幕甲伏萬餘

又曰太武帝親征後燕將慕容德于鄴戰前軍敗績德又欲攻之別駕韓諱進曰今魏不可擊者四燕不宜動者三魏懸軍遠入利在野戰一不可擊也深入近畿致兵死地二不可擊也前鋒旣敗後陳方固三不可擊也彼衆我寡四不可擊也官軍自戰其地一不可動動而不勝衆心不固二不宜動隍池未修敵來無備三不宜動此皆兵機也深溝高壘以逸待勞彼千里饋糧野無所掠久則三軍靡資攻則衆旅多斃師老釁生詳而圖之可以捷也德曰韓別駕之言良平之策也

又曰大將廣陽王元深代北狄使于謹軍騎入賊中示以
恩信於是西部鐵勒酋長也列河等三萬餘戶並款附相
率南遷廣陽欲與謹至折乾嶺迎接之謹曰破六汗拔陸
兵衆不少聞也列河等歸附必來要擊彼若先據險要則
難與爭鋒今以列河等餌之當競來抄掠然後設伏而待
必指掌破之廣陽然其計拔陸果來要擊破也列河於嶺
上部衆皆沒謹伏兵發賊遂大敗悉收列河之衆也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八十七

